

神山頂上閃亮的星



新 蕉 出 版 社

# 神山顶上闪亮的星

高春丽 著

新  
蕾  
出  
版  
社

## 神山顶上闪亮的墨

高春丽

\*

新蕾出版社出版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 插页6 字数86,000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4,6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194 定价：0.50元

## 内 容 说 明

这部集子共收入了作者近几年写的儿童短篇小说十六篇。作品所描绘的都是发生在孩子们身边的事情。它们真实、生动、富有儿童情趣。小读者一定乐于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熟悉的人和事，并会被作品中人物的欢乐和上进精神所感染。

## 目 录

第一期中队报	1
“小雪人”的风波	6
两片小红叶	21
牡丹花和臭豆水	29
谢小愚	36
教室里面静悄悄	52
神山顶上闪亮的星	58
“自由中卫”和“左边锋”	65
星期六的傍晚	73
杨树叶，哗啦啦	83
我为朋友唱支歌	98
跳绳	115
在姥姥家作客	121
叔叔为啥不给我照像？	129
宝盒子	136
小队长和小马虎	149

## 第一期中队报

放学半天了，除了几个同学还在抄黑板报上的作业题外，大部分人都走了。任小瑞早抄完了，她坐在座位上整理着书包。其实书包里的书、本什么的，都整整齐齐的。要不是爱讽刺人的邱春华正把着教室门站着，她早走了。

走廊里静静的，只有她们五三中队新选的宣传干事米荔，在写第一期中队报，粉笔发出吱扭扭、吱扭扭的声响……

“快点抄，别泡蘑菇了！”忽然，邱春华的大嗓门叫起来：“图书馆这会儿有新书展览，谁去？”

象回声那么快，教室里马上有人答话了：“我去！”“等等，我也去！”“还有我……”

“哟，这么多人去啊！”邱春华喜悦地说。任小瑞忍不住朝她望望，见她正挑衅地盯着自己，说着酸溜溜的话：“你们跟我玩，不怕让我这老落后影响坏了呀？”

任小瑞躲开她的眼光。这时，教室里响起一个怯生生的声音：“邱春华，带我去吗？”

“嘻嘻……”有人小声地笑了，因为说话的李欣欣是个

瘸子，她干嘛什么事都乱掺和？

“行，我背着你！”邱春华说。她有点男孩子脾气，办事麻利、干脆，说着，她已大步走到李欣欣身边，好家伙，劲还真不小，一下子把李欣欣背起来了。

“哟，真行！”大家齐声赞叹。

可是，邱春华背着李欣欣走了几步，又回头朝大家做个鬼脸儿，说：“我得背着李欣欣到老师备课室门口去蹓一圈！”

李欣欣当真了，着急地说：“别，别去！去那干嘛嘛？”

邱春华笑着，拉起长声来说：“让老师看看我做好事了，明天好当着大伙表扬我啊！”

“哈……”男生和女生都大笑起来。谁不明白邱春华的意思呢？好几个人把头扭向任小瑞。小瑞的脸象块红布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趴在桌上哭起来，教室里一下子静了。这时，宣传干事米荔从窗外探进头来，很严肃地说：“邱春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”

“噢，我当是谁质问我呢！原来是大干事啊！”邱春华故意瞪大眼睛，惊奇地问：“我又怎么了？”

“你不该讽刺同学。”米荔指指任小瑞，说：“她最近每天接送盲人上下班，今天受到表扬，你说向人家学习，还说怪话，对吗？”

“嗯？……”邱春华一下子无言可答，憋词儿了。米荔激动地说：“老师今天刚讲完，咱们中队各方面都挺落后的，一个主要原因是正气上不来……”

“哟，照你这么说，我成邪气了！”邱春华逮住理似的，上来不饶人的劲了：“咱们中队落后，都是我的责任啊？”

米荔也不着急，耐心地说：“咱们都是中队的一员，都有责任。往后，一出现好人好事，就得宣传，就得学习……”

邱春华把耳朵捂住了，叫着：“大理论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！”

米荔无可奈何地转身要走，邱春华冲着她的背影，刺了一句：“不就是个米粒儿（米荔）嘛！瞧这神气劲儿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任小瑞照例六点半走出家门。每天，当她出现在大街上，真象早霞一样的鲜灵、招人喜爱；可是今天，她脸色发黄、眼窝发黑，无精打采，好象遭了霜的小苗儿。邱春华当众对她的讽刺，给她造成这么大的思想压力啊！夜里没睡好，直到这会儿她心里还翻腾着那些事。一起邱春华那些带刺儿的话，她心里就扎得难受。最让她别扭的是，米荔为了自己也让邱春华挖苦了一通。唉，她可是大家刚选出来的宣传干事，刚开始办第一期队报啊！

突然，她一抬头，发现自己已走到那位双目失明的阿姨家门口了。往日，她会登登登地跑上石台阶，去揿门铃，可是今天……邱春华，她多厉害呀！别看她在中队里什么也不是，却总有同学围着她转，连那些调皮的男生也听她的。往后，要是邱春华一挑头，孤立了自己，那滋味儿真比得场大病还难受……想到这里，她那已经抓住门铃绳的手，突然又缩了回来。当她走过一段路时，忍不住又回头朝大门望望。

那阿姨因为到了往常的约定时间，正走出门来，偏着头等着听她熟悉的脚步声。任小瑞这时觉得眼眶里发热，心里说：“阿姨，对不起您！我不能把好事做到底了，都怨我没碰上个好的班集体……”

任小瑞来到学校，以为准是全班第一个，不料一进楼道就听见吱扭扭写黑板报的响声。莫非是米荔？走近一看，果然是宣传干事！只见她踮着脚尖站在一把椅子上，举着大三角板，正为板报画花边。红的、蓝的、黄的……各种颜色的粉笔灰把她雪白的的确良小褂的前襟、袖口，弄得脏乎乎的。她顾不得掸一掸、抹一抹，聚精会神地画着。任小瑞默默地站在她的身后，看着她写的这第一期队报，越看越好。瞧，《人人学雷锋，集体争先进》几个巴掌大的美术字横贯报头，那么挺拔有力！任小瑞看着看着，吁了一口闷在胸中的气。她想起来，昨天班主任讲班上情况时，最后说的就是报头上写的这句话，当时，米荔急急忙忙地把它记在了手心上……米荔没有让邱春华的讽刺挖苦吓得打退堂鼓，力量也许就来源于这句话吧！任小瑞低头看着鞋尖，默默地想着。不知怎的，她那心头的愁云，好象慢慢地在消散……

“咦？小瑞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米荔终于发现了她，“咕冬”从椅子上跳下来，说：“告诉你个好消息：昨天邱春华说怪话，还有人画了漫画批评她呢！嘿嘿，咱们中队正气抬头了……”

米荔闪开身子，让任小瑞看她画在《照镜子》专栏里的那幅漫画。任小瑞匆匆看了一眼，有些担心地问：“这……

你不怕她找碴儿？”

“哟，要说我是个米粒儿，你就是个小芝麻。”米荔把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块，举在鼻尖前晃悠着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这么小的胆儿，怕，怕，连自己的同学都怕。批评她是为她好，反正我心里没想别的，不怕她闹。”

任小瑞羞涩地笑了笑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帮帮忙吧！这最后一篇稿，你念，我抄。”

小瑞接过稿子，在手心里铺平。米荔把粉笔举到那最后一块空白地，准备着。任小瑞清清喉咙，慢慢念起来：“五三中队新气象。我班李欣欣同学因腿有残疾，经常参加不了课外活动，过去，没人过问。今天放学，少先队员邱……邱春华主动背她去……”

任小瑞一下子怔住了！惊讶地问：“怎么还表扬她？”

“她怎么不能表扬？李欣欣你背过，还是我背过？邱春华也不是个老落后，说实在的，哪个少先队员心眼儿里头不想进步？”米荔头也不回边写边说着。

任小瑞站在第一期队报前，心里翻腾着……

七点半了，正是同学入校的高峰。任小瑞站在学校门口等着邱春华。她要下决心和邱春华谈一谈。邱春华的家和自己的家住邻居，为什么不招呼她和自己一起接送盲人上下班呢？自己错了，做好事不应该怕别人讽刺，而且她也有优点啊！应该向她说明，向她发出邀请……邱春华可能一见面还得刺刺人，但少先队员任小瑞，心里不怕了。

## “小雪人”的风波

### 一

苑莉最近有一种连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的心理：无论课上、课下，总是注意着许黎明的举止行动。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她也说不清：是从黄小洁告诉她，许黎明在原来的学校也是中队长的消息那天；还是从许黎明自报奋勇要求帮助留级生王沂，而受到秦老师表扬的那次中队会上？

早上她在教室里坐着，一听脚步声，就知道许黎明来了。瞧，许黎明遇见什么高兴的事了？心眼里的愉快盛也盛不住，顺着嘴角往外直流？黄小洁她们四、五个女生簇拥在她的身边，也是连笑带说，好象还争抢着看一件什么东西。苑莉坐不住了，她从教室最靠里头的座位上站起来，奔向大门口，冲着这小堆儿同学走过去。

“怎么了？都吃笑药了？”苑莉一边半开玩笑地问着，一双灵活的眼睛在寻找着什么。

“中队长，你看漂亮不漂亮？”

她看清了，黄小洁的手里举着一副羊绒线编织的、崭新

的手套。这手套颜色好——淡蓝色，既雅致又漂亮；手背上绣的图案也好——一个滑稽的小雪人。雪白的身体、红鼻头、黑眼睛，还有一张冲人傻笑的大嘴巴……苑莉也笑了。

“这是谁的呀？……”她问。

“我的。”许黎明回答，她的声音里有点自豪。

“你的呀……”苑莉把已到嘴边的夸奖话咽回去了，却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现在天还不太冷呢，那么早戴手套干嘛呀？”

许黎明解释说：

“我妈妈说，有冻疮根儿的人，每年不是在最冷的三九天犯病，天刚一冷，长过冻疮的地方就又痛又痒的。我的手就有冻疮根儿。妈妈听到第一次寒流警报就慌神了，两个晚上几乎没睡觉，赶着织出来，非要我早早戴上。”

黄小洁笑咪咪地说：

“啧，啧，真是宝贝疙瘩，妈妈那么疼！”

许黎明轻轻弹了一下她的脑壳，反问道：

“你妈不疼你吗？”

“哈哈——”

女同学们笑了一阵，上课铃声响了。

第一节是班主任秦老师的算术课。她习惯先利用十来分钟翻看一下学生刚刚交上的作业，让学生们利用这段时间做预习。许黎明恐怕为手套分心，便用干净手帕将它裹好，小心翼翼地塞到书箱最里面。她默默地读着书，嘴角还一直挂着微笑哩！

“王沂啊，你这作业写得太乱了，拿回去，重写吧！”

秦老师的声音不算大，口气也不算严厉，但是，这一句话却把许黎明一早上的好情绪都赶跑了，因为她猛地想起自己光顾和女同学们议论手套，把和王沂互查作业的事情忘了。王沂怯生生地去讲台前领作业本，同学们都在下面小声议论，苑莉还回过头来看了许黎明一眼。许黎明觉得不管是老师的话语、同学的议论，还是中队长的目光中都含有对自己的责备，她心里感到很愧疚，脸红了，低下头。

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昨天，我，我……”

王沂回来了，坐在许黎明旁边，喃喃自语着，这个全班个子最高的男孩子，说话的声音却最小，而且常常是委委屈屈的，像个受气的小姑娘。

“那是为什么呀？王沂。”

许黎明看着他，眼里闪着关切和友爱的光。王沂一看这眼神，就觉得有话即便不想告诉老师，也得和她说似的。他往前伸伸手，让许黎明看：

“我这手……疼得……疼得真要命……”

许黎明一看，吓了一跳。那手背肿得象个胖猪蹄，皮肤又红又亮，一两处破了的地方，往外流着黄色的粘液……

“冻疮，破了！”许黎明说。

王沂没吭声，用嘴去舔手背，咝啦咝啦的，脸上带出很痛苦的表情……

“你怎么不擦点药哇？”许黎明问。

王沂还是不吭声，好象没听见许黎明的问话。

“对了，”许黎明往前探探身子，小声说：“你应该早点戴手套……”

王沂摇摇头，“我没有。”

许黎明一双纯真、稚气的眼睛里闪着微笑，给王沂出主意道：

“那还不好办？让你妈妈快给你织一副。”



说着，她想起自己那副“小雪人”，心里发痒了。她很想拿出来给王沂看看，手伸进书箱，已经触到那毛茸茸的东西了，但又一想，现在上课哩……正当她犹豫不定的时候，忽然听见王沂桌面上响起“啪嗒”“啪嗒”……轻微的声音，不禁转脸去瞧，啊，眼泪！这么大的一个男孩子在可怜巴巴地掉眼泪，泪水已经把练习本弄湿了一大片。

“王沂，王沂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，没……事儿……”

“你，是不是因为我？”许黎明使劲回忆自己刚才都说什么来着。

“哪儿呀？……不是。”

“好好的，你为什么哭？”许黎明茫然地问。

“……”

王沂的眼泪，弄得许黎明一堂课都没听好，她心神不安，总觉得王沂哭泣与自己有关，可又实在想不起来自己说了什么令他伤心的话了……

课间，苑莉走过来问她：

“许黎明，刚才秦老师问的那么简单的问题，你怎么都不举手答呀？我看你光愣神了。”

许黎明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她是非常信任中队长的，有事愿意求得她的帮助。于是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对苑莉讲了一遍。

苑莉是个很有分析能力的孩子，她听了许黎明的讲述后，便一点一点地帮她解扣。

“你跟他提妈妈了？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。”

许黎明不解地瞪大眼睛。苑莉朝四下看看，悄声对她说：

“我上次去老师备课室交作业，听六·一班的黄老师对咱秦老师说，王沂没有亲妈妈……对了，连爸爸也不是亲的，他是抱养的……”

“什么叫抱养的？”

“嘘——抱养就是把别人家的孩子，抱到自己家来当孩子啊！可是王沂真倒霉，当了半截，人家又生了个亲孩子，爸爸妈妈就不喜欢他了，他在家里不是挨打就是挨骂……”

许黎明这才醒悟过来，她回忆道：

“怪不得呢，我常常看见他一个人呆呆地发愣……”

苑莉截断她的话：

“没准他心里正难受哩，你却偏偏揭短似的，提起妈妈来了。”

许黎明的心嘎登一下子，好象悬在那儿不动劲了。她急忙向苑莉解释道：

“我并不知道他……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她那清澈明亮的大眼睛，忽地蒙上一层晶莹的泪水。

放学了，大家都收拾书包回家，只有王沂的作业没补完，趴在桌上吭吭哧哧费力地写着，许黎明同情地望着他那又红又肿的手，心里想：明天，给他多带点冻疮膏来。

“许黎明，快点走啊！”黄小洁站在门槛外面喊：“别忘了，戴上你的‘小雪人’！”

哎，黄小洁要是不提醒，许黎明真把这件带给她一早晨欢乐的东西忘了。她把它拿出来，戴在手上，真暖和呀，象是还带着妈妈的体温，她把“小雪人”举在眼前又打量一番，她又笑了。

“咝啦——”“咝啦——”王沂痛苦地用嘴唇嘬着红肿的手背。这声音不大，但真刺激人啊！

许黎明也说不清她自己想了些什么，反正，那心“怦怦”地跳起来，猛烈地撞击着胸膛，脸也在发热，细细密密的汗珠从额头、鼻尖、唇边沁出来。她忽然把手套扔过去，说：

“王沂，手套送给你吧，还是新的哩！”

她匆匆看了一眼咧嘴傻笑的滑稽的小雪人，扭头跑开了。

## 二

第二天上课前，苑莉就听说了许黎明送王沂手套的事，那是她站在黑板前为同学抄算术补充习题时，听前排的黄小洁和同座小声议论的：

“喂，你知道吗？许黎明把手套送给王沂了。”

“是吗？那么好的东西，她真舍得？”

“舍得。”黄小洁声音中带着赞美，“我早看出来了，许黎明心眼儿可好啦！”

“这样的人应该当干部。都期中了，咱们中队怎么还不改选啊？再选，我就……”

黄小洁抢话说：

“我也选她。人家转学前本来就是中队长。你觉得她和‘那个’比，怎么样？”

“比‘那个’强……‘那个’现在有点自私了……”

“就是。瞧见没有，天一冷，人家就把座位调到最里面，离火炉近……”……

苑莉写粉笔字的手哆嗦起来。